

苹果文丛

# 开口说话

KAIKOU  
SHUOHUA

曹多勇◎著

童年记忆、儿童视角、淮河文化是这组小说的关联词。在作者所提供的“生活”片段里，我们读出了一颗平常心。

苹果文丛

# 开口说话

KAIKOUSHUOHUA

曹多勇◎著

敦煌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开口说话 / 曹多勇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 
2013. 6

(苹果文丛)

ISBN 978-7-5468-0566-5

I. ①开… II. ①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128898号

### 开口说话

(苹果文丛)

曹多勇 著

责任编辑: 靳 莉

封面设计: 三合设计公社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 dhwy@duzhe.cn

本社博客 (新浪)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unhuangwy>

本社微博 (新浪): 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76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00 千

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5 000

ISBN 978-7-5468-0566-5

定价: 25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  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## 童年的热闹（代序言）

我的童年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。它的名字叫“文革”。“文革”是一个什么样子的，凭借童年的记忆，怕是很难说得清楚。一件说不明白的事情，又深刻地影响了我，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，影响了我们这个民族。

记忆中的村子很热闹，三天两头开批斗会。敲锣打鼓，红旗招展，口号喧天，把几个人捆绑着拉过去，先是开批斗会，而后是游街。开批斗会一般选择一处固定的场地。某个生产队的麦场，某块空出来的庄稼地——这样的地方是小场面。大场面一般设在大队部的院子里，或学校的院子里——关键场次的批斗会放在这么两处地方。其余的就分散在生产队的麦场上，或者一块不起眼的田间地头。批斗会开完后，接着是游街，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去游街。在农村，不管哪个年代，种地是根本。参加开批斗会的村里人很少，参加游街的村里人更少。批斗来批斗去，被批斗的总是很少的一部分坏分子，参加批斗的总是很少一部分革命分子。围观的大多数是村里的孩子。村里的孩子喜欢热闹，喜欢批斗会，更喜欢游街。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，跟着看热闹，这是一个能持久的热闹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热闹。开批斗会，有一个固定的场地，村里的孩子想热闹也热闹不到哪里去。游街就不一样了。村大路旁边是庄稼地，春夏秋冬，除去冬天地里的麦苗不能吃，其他三个季节，庄稼地里长着好多能吃的东西。春天地里长麦子、长油菜，麦子拔节的秸秆能吃，油菜开出的花朵能吃；夏天地里长瓜果能吃，长秫秫秸秆能吃，长玉米秸秆能吃；秋天地里能吃的东西就更多了，白芋、花生、萝卜、芝麻、黄豆等。那是一个热闹的年代，也是一个食不果腹的年代。这么说吧，村里的里的孩子饿急了，连地里的土坷垃都能啃一口。批斗、游街把坏分子聚集在一块，也把村里的孩子聚集在

一块。坏分子聚集在一块就老实了，村里的孩子聚集在一块反倒更具破坏性。村里的孩子跟着游街的队伍走到哪个生产队，哪个生产队的庄稼地就要遭殃了。这么多村里的孩子一齐围拥庄稼地里，有点防不胜防，还有点法不责众。相对庄稼地来说，村里的孩子就是一群蝗虫。村孩子经过的地方，庄稼叶上的绿色都暗淡许多。

记得有一次，我们一群蝗虫吃饱了肚子，觉得再也没有跟随游街的必要了，就回家玩我们自己的。玩什么呢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把一个村里的孩子捆绑上，也开批斗会，也游街。谁当坏分子呢，推举来，推举去，没人愿意当。眼见这个模仿大人的游戏玩不起来了。没办法，一个最厉害的村里的孩子自愿当了坏分子。这个主意是他想出来的，他不当谁当？我们拿出一根绳子，一下套在他的脖子上。绳子拴的是一个活扣子，两边的孩子拽着两个绳头，一齐往两边使劲地拉扯。绳子中间的孩子先还能张嘴骂我们，责怪我们勒得太紧，说松一点，松一点，你们想勒死我呀！绳子两端的孩子不松手，越扯绳子越紧。绳子中间的孩子脸色青了，眼睛圆了，身子软了。

2007年3月26日淮南

2010年12月24日平安夜修改于北京语言大学

## 目 录

人 羊 .....	1
淹没在时代里的父亲 .....	14
一锹砍死你 .....	28
幸福花儿开 .....	39
开口说话 .....	49
老熟秋 .....	59
一颗飞翔的子弹 .....	73
好好地吃一顿 .....	86
年 馍 .....	98
恶游戏 .....	117
西瓜嗝 西瓜尿 .....	129
话段子 .....	144
大 字 .....	159
水姻缘 .....	171
月亮头 .....	185

# 人 羊

这户姓麴的人家来大河湾村，是在一年的夏天。他家原本是船民，长年在淮河里打鱼为生，鱼少了，船破了，再难维持生计，干脆弃船上岸，做个种庄稼的农民。这家人不算多，一个男人，一个女人，两个孩子。船上人的长相有特点，凭借我们孩子的一副眼光也能辨别出。男人精瘦干小，头脸手脚黑不溜秋的。人们常常说，这人长得黑，黑得三把抓不出一道白印子，指的就是这么一种人。常年接触水，水锈顺着脚趾、手指慢慢浸润全身，如胎记一般，上了岸，没个三年五载的休想消退去。女人也黑，还长着一个大屁股，一双大脚丫，走起路来像鸭子似的往地上一拍一拍的，大屁股也像鸭子似的往左摆一下，往右摆一下。两个孩子是挨着生的，大的个头不算高，小的个头也不瓢。有趣的是两个孩子各背着一只大葫芦。葫芦漆着大红漆，猛眼看上去，像是背着鼓。船上的孩子都得背这样的一只大葫芦。葫芦浮力大，孩子掉河里不下沉。这两只大葫芦护着这两个孩子的命，一背就背好多年。现在，两个孩子上岸了，大葫芦还背着，这成了船上孩子的一种标记。

公社干部领着这样的一户人家来大河湾，与大队干部指手画脚一阵子，就把这户人家安插进村庄的紧西头。我们这儿的人家紧依淮河，房屋盖在庄台上。庄台属于拦河堤坝的一部分，却要比堤坝高、堤坝宽。村庄的紧西头是村庄的末尾梢，再往西就剩窄窄的一道拦河堤坝了。这户姓麴的人家就暂时把一间茅草屋盖在那么。

村里的大人与村里的孩子不一样，他们注意的不是这户人家男人长得黑、女人走路像老母鸭，还有两个孩子身后各背着一个圆鼓鼓的大葫芦。他们嘴上念叨的是这户人家的姓。姓什么？姓鞠。大河湾没有这种姓，方圆村庄也没听说过有这种姓。鞠，读着拗口，写纸上，生产队会计认不得，村学校老师也把头摇得像抽风。村里人生意见，说天底下有那么多的姓，他们家偏偏捡挑一个谁也不认得的姓，这不存心跟我们作对吗？

鞠，这个姓，他们自家人念“去”（qu）。“去”与“滚”同意，又与“屈”同音。村里人说，有什么好“屈”的，别的村庄能收留他们家？村里人又说，干脆姓“滚”算了，在大河湾觉得委屈，叫他们家滚得远远的。

大河湾就他们一家单门独姓的人家，又初来乍到，肯定要受不少屈，遭不少欺。这么一种境况，这户人家早想到了。住是住进了大河湾，可要想融进大河湾，成为真正的大河湾人家，少说也得个三年五载的呀。

这户姓鞠人家的大人隐忍着。

这户姓鞠人家的孩子也隐忍着。

农谚说，头伏萝卜，二伏白菜。那时候，土地归生产队集体管理。每户人家只有一点菜园地，叫自留地。这户姓鞠人家来大河湾落户正赶上伏天里。生产队分给他们家两分地。这家男人赶一趟集，买回一把挖地的铁锹，买回一把整地的钉耙，买回一包萝卜籽，又买回一包白菜籽，就准备种白菜、萝卜了。他们家人吃过萝卜、白菜，却从没种过萝卜、白菜。一家人新奇得不得了，大人孩子一齐围拥进这两分自留地里，种萝卜，种白菜。这户姓鞠人家把这两分自留地平均分为二分，一分地种萝卜，一分地种白菜。地挖好了，地整好了，一家人却不知怎么把萝卜籽、白菜籽种下地。

女人说男人，你去邻居家请个人来种。

男人摇摇头，不愿去。

女人说，你去邻居家地里看一看，别人家怎么种萝卜、白菜，我们家就怎么种白菜、萝卜。



男人又摇摇头，还是不愿去。

这男人说，我不信萝卜籽种地里能长出白芋？白菜籽种地里能长出花生？

最终这男人随便地、马虎地、不合章法地把白菜籽、萝卜籽种进地里去。

菜园地种上菜，女人找来两捆麻秸，挨排排插出一道篱笆，拦鸡拦猪拦羊。这家女人带着两个孩子前前后后忙活了一整天，总算把两分自留地围拦住。不想这家男人看见了，却叫自家女人、孩子把篱笆拆下来。女人说，四周的菜地都围着篱笆，就我们家不围，鸡猪羊进来了，还能长出一棵菜？男人说，我们家的菜地不怕鸡猪羊，就怕村里人想进进不来。女人糊涂了，不知男人说的什么理。男人说，大人进不来就算了，孩子想进进不来，戳烂胳膊腿，就不好说话了。

女人说，怎么个不好说话呢？我巴不得戳烂肚子，肠子流出来呢。

男人叹口气，说居家过日子还是少一事比多一事好。

女人明晓男人的一颗心，领着自家的两个孩子把围好的篱笆拆下来。

几天过后，两分菜地里的菜籽发芽了。这时候，萝卜不像萝卜，白菜也不像白菜，只有一星一点的绿。风吹过来，颤抖一下。风吹过去，颤抖一下。纤纤弱弱的，怎么看都不像萝卜、白菜的秧苗子。

又过个十天八天的，两分菜地里的萝卜、白菜长出萝卜、白菜的模样了。萝卜的叶子毛茸茸的，白菜的叶子光溜溜的，见风见雨比赛似的往上长，满地洒染开绿，一篷一篷的，似一层流动的绿色云。

再过个十天八天的，两分菜地里的萝卜长有手指那么粗；白菜也一棵一棵把叶片往大里长，乌油油的。

这一天，这户姓麴人家的菜地进了村里的孩子，偷走一片萝卜，留下一片坑，还有散乱满地的萝卜缨。一个个萝卜坑新鲜着，一把把萝卜缨新鲜着，显然偷过没有好大一会儿。这家女人站在菜地里，一张脸气得通红，嘴冲着庄台骂，说谁家孩子祸害萝卜，吃肚子里烂心烂肝烂肠子。

村里人从近旁走过来，走过去，没人搭理这家女人的话茬子。

这家男人听见女人骂，赶紧走过来，把女人扯回家。不会儿，这家男人换一张笑脸走出门，说菜地长萝卜谁个吃还不是一个样。

这家男人走下菜地，把散乱的萝卜缨捡拾一堆，就地挖出一个坑埋起来。坑挖好，萝卜缨扔坑里，这家男人并不急着培上土，而是一锹一锹先把萝卜缨捣碎埋坑里边。这家男人用的力气很大，一边做这事，一边还冲村人笑，说萝卜缨碎地里沤肥料，下一茬种萝卜长得更旺兴。

一畦白菜也命短。村里人暗着拔，明着拔。偷萝卜的多是孩子，拔白菜的多是大人，还多是女人。暗着拔的，只见白菜一棵一棵少，不知是东家女人拔的，还是西家女人拔的。明着拔的，拔的也有理，脸上还不着一丝不好意思的颜色，说家里下面条，水快开了，自家菜地远，跑去拔来不及。

这家男人、女人瞧见明拔白菜的村里人也不阻拦，还笑着说，你捡大棵的拔。

一分菜地里的萝卜没长出气候，干净了。

一分菜地里的白菜没长出气候，干净了。

这户姓鞠人家的男人、女人、孩子又走进自家的两分地自留地，挖，整，种。还种萝卜，还种白菜。只是季节晚了，算是末伏萝卜，末伏白菜。

再返过头来说说这户姓鞠人家的两个孩子。两个都是男孩子，大的十岁，小的八岁。大的名叫大葫芦，小的名叫小葫芦。船上孩子，孤单惯了，不合群，不愿轻易跟村里的孩子玩。兄弟俩自己玩，就在自家门口玩，哪儿也不去，一玩玩半天，一玩玩一天，还像是在船上，四周都是水，抬脚动腿的哪儿也去不了。两个孩子的脾气随着自己的父母，温温善善的，不厉言厉语，兄弟俩也很少磨牙吵嘴。兄弟俩不愿跟我们玩，我们却愿意跟他俩玩。挨近了，我们伸出一双好奇的手摸一摸他们背后的红漆大葫芦。摸着不过瘾，拍，一拍，“咚、咚、咚”地响，真像一面鼓。伸手摸，两个孩子没意见。不能拍，一拍，两个孩子就把背后的葫芦转前面，伸两手护着。兄弟俩不说话，一双眼凶巴巴地瞪多大，仇视着我们。

我们想见的就是兄弟俩这模样。大葫芦护胸前能护得住？护上面，我们拍下面；护下面，我们拍上面。再护，我们不拍葫芦，拍兄弟俩的头。“咚”一下，“咚”又一下。兄弟俩小，我们大；兄弟俩寡，我们众。一会儿，兄弟俩就被我们拍急了，一张嘴骂我们。两个孩子说话的口音与我们不很像，说不上俚一点，还是蛮一点。兄弟俩骂我们，我们不气，“哈、哈、哈”地笑，说他们奶腔奶调的骂声跟唱歌一样好听呢。

再好听的骂声毕竟还是骂声，我们听多了，听烦了，就觉得无趣无味了。我们还是去拍兄弟俩的葫芦，伸手拍，拿棍戳。要不干脆捡土坷垃砸。土坷垃没有准性，砸身上，砸头上，偶或也能砸葫芦上。往往的景况是这样，土坷垃还没砸着葫芦，两个孩子却先哭起来。这种时候，我们觉得再玩下去更是无知无趣了，不知谁大喊一声，他们家的大人回来了。我们视假为真，“嗷——”一声鼠散开。一份玩的乐趣达到了极致与顶点。

如若偏巧他们家的大人真的回来了，我们也不怕。这户姓獠人家的大人不会骂我们，更不会打我们，而是笑着一张脸走进屋拿出好吃的招待我们。一把花生，或是一把炒香的黄豆。一边分发吃物，一边吩咐我们说，一起好好玩，他们俩好哭，不能怪你们。

相比较，这户姓獠人家的大人对待自家的孩子就凶恶多了，不心疼两个孩子挨打，更不同情两个孩子哭嚎，说你们俩与人家好好的一块玩，不信人家会往你们身上打。

两个孩子犟嘴，跟大人争辩，说出事情的经过。

这户姓獠人家的大人说，这村庄是别人的村庄，凡事多忍着点，多让着点。现在轮不着你们俩说理，有理也没理。

两个孩子经常挨打，经常哭嚎。大葫芦的头被打起了鼓包，“哇、哇、哇”哭一气儿；小葫芦的胳膊被打破了，“哇、哇、哇”哭一气儿。两个孩子身上的旧伤没愈又添新伤，怎么办呢？这户姓獠人家的大人干脆一把锁把两个孩子锁屋里。一间茅草屋矮趴趴的没有窗，门一关闭，白天也像夜晚。两个孩子待这么黑的屋里还能玩什么呢？兄弟俩脸对脸坐地上，你盯着我，我盯着你。盯得长了，累了，不定哥哥或弟弟的眼睛“啪嗒”先

闭合，睡起来。紧跟着，另一个人的眼睛也“啪嗒”闭合上，睡起来。

两个孩子关屋里，我们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。找一根芦苇从门缝伸屋里，够着两个孩子打。两个孩子满屋里躲，拐拐落落的，芦苇拐不了弯，想打，打不着。两个孩子反倒乐开了，眼里的困瘾“哗啦、哗啦”掉干净，“哈、哈、哈”地笑着喊，打呀，你们怎么打不着呀？

我们罢下手，扒门缝往里瞧，也只能瞧见两个孩子的两双眼。这还玩什么呢？我们想离开，兄弟俩又不愿意。没有我们在这儿，兄弟俩还是要睡觉。兄弟俩说，我们不躲闪了，你们拿芦苇想怎么打怎么打。兄弟俩真就站在芦苇能够着的地方，让我们打。一根芦苇长长地伸过去，软软地打身上，还不跟挠痒痒一般样？猛然地，两个孩子一把攥住芦苇，一折，折不断，也折弯了。

这般，我们的乐趣还没兄弟俩的多。

我们抽出芦苇，嘴冲着门缝往里吐唾沫，“呸——”吐一口，“呸——”又吐一口。唾沫还不如芦苇，吐进去，落地上，连个踪影都见不着。两个孩子屋里边更是乐，说我们这是往屋里吐猪尿，说我们这是往屋里吐狗尿。两个孩子的话提醒我们，我们掏出小鸡，冲门缝往屋里“哗啦啦”尿了好几泡尿。

再没有什么可玩的了，我们一溜烟跑离开。

这以后我们就不愿去他们家了。两个孩子孤单单地落屋里除去睡觉也只能扒门缝远远地瞧着我们玩。偶或地从他们家路过，两个孩子会扒着门缝大声喊我们，说你们来我家玩吧，我们让你们的芦苇往身上打，我们让你们的唾沫往身上吐，我们还让你们的尿往身上尿。

我们听见也像没听见，招招摇摇地从他们家门前走过去。

再从他们家门前路过，还是听见两个孩子高一声低一声地喊我们。这一次说是要给我们好吃的。有好吃的，谁不想吃，谁是傻蛋。我们拥过去，看见的还是两个孩子的两双眼，一点好吃的也没见。大葫芦扒着门缝不动，吩咐小葫芦去拿。小葫芦扒着门缝也不动，说不知道娘把好吃的藏在哪儿了。大葫芦说，不知道也要去找！小葫芦扒着门缝的手一松，隐进

黑屋里。是什么好吃的？兄弟俩不说，我们也不知道。看不见的黑暗处，“呼通、呼通”一阵响。小葫芦两手一划拉从黑暗处游过来。小葫芦什么吃的也没找着。我们很失望，把含在嘴里的口水咽进肚子里，说大葫芦骗人，说小葫芦也骗人，说你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好吃的。

没指望的事我们就不愿等待了。

可兄弟俩还是不让我们走。大葫芦说他去找，他知道娘把好吃的藏在什么地方了。

我们又站住脚，看着大葫芦离开门缝一点一点暗下去。

大葫芦找好吃的很卖力，“丁当、丁当”的响声一阵比一阵响。

大葫芦找了一会儿，还是没把好吃的找出来。我们在门外等急了，说要是再找不着，我们真得走开了。大葫芦说，你们再稍稍等一下，我的手指都摸着吃物了，屋里黑，一晃没抓住。我们说大葫芦又是在骗人，是找好吃的，又不是掏麻雀，好吃的还能长出翅膀跑掉呀。

我们一人向他们家门口吐一口，把嘴里的口水吐干净，恶狠狠地骂兄弟俩，一个是骗子，一个是小骗子，一个是侩子手，一个是蠢货。

大葫芦听见骂声，赶紧跑过来，手里抓着两块馍，问我们可愿意吃。

时辰快到晌午，我们的肚子早饿了。

小葫芦拦着门缝，不让大葫芦拿馍给我们吃，说娘回头会把我们俩打扁的。

大葫芦两手攥着馍，腾不出手，一脚踹过去，把小葫芦踹到地上。

一匾馍被我们分掉了。门外面，我们一个比一个嘴张得大，一个比一个吃得香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这户姓鞠人家的大人回来了，瞧见门外一窝如饿狼似饿虎的村孩子，一下惊呆住。两个大人的两双眼睛瞪开来比我们吃馍的嘴还大。这家的男人开开门，揪住大葫芦打大葫芦，揪住小葫芦打小葫芦。这家的女人没有走过来，两腿一软，瘫坐地上，哭起来，说这大河湾怎么是个欺负人的村庄呀，大人受欺，孩子受欺，连菜地里的白菜、萝卜都受欺呀。

相隔没几天，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赶集牵回两头羊。是两头公山羊，不一般大，一头大一点，一头小一点。我们心想，这么一来兄弟俩就不用关黑屋里了，可以牵着两头山羊去远远的空地方，一边放羊，一边自己跟自己玩，也可以远远地躲避开我们。其实，这里暗藏着的事远比我们想得复杂得多。

这户人家来大河湾，大人与孩子一样，日子过得也不顺畅。比如说，这些天生产队只让他们两口子干一种活——担粪水。生产队的牛屋旁有一所公用茅厕，雨水一充足，尿屎往外漫，进不去人，还臭气熏天的。村里人皱眉头、捂鼻子与生产队长说这事。队长说，那就让姓麴的男人女人去担粪水吧。队长交代他们两口子干这活。这家的男人女人还有点迟钝。队长说，船上人不干这活，能干什么？锄地分不清庄稼草，犁地扶不住犁稍稍，生产队总不能白养活你们一家人。

那时候，村里人下地干活是按天记工分，男劳力记十分工，女劳力记八分工，半大的孩子有记七分工的，有记六分工的。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干一天活记女人的八分工；女人干一天活记半大孩子的六分工。队长说，就这还算便宜你们了，别人一天干下的活，你们三天五天也干不完。

这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只得担粪水。

庄稼活也不是好做的，锄地不容易，犁地不容易，担粪水更不容易。这活又臭又脏倒在其次，更难心的是一挑粪水担进庄稼地，你得拿粪舀一舀一舀往庄稼地里泼散开。这户人家的男人女人干这活，一舀一舀的就是泼不开。队长过来查验活，气得一蹦三尺高，说粪水泼不开，庄稼就得被烧死，下趟担清水，这片泼过粪水的庄稼得稀释水。

半天活干下来，男人咬着牙，勉强还能支撑住。女人嘴歪眼斜，肩膀疼得一张脸都不像一张脸了。这活，少说还够他们干个七天八日的。还怎么往下忍耐呢？这家女人挑一担粪水，身子一晃悠，连着两桶粪水跌地上。说来也真奇怪，粪水没泼身上，一只脚却崴了，疼得她像杀猪似的嚎回家。队长心里明晓，跟这家男人说，剩下的活，你独自一人慢慢干去吧。

就是这种时候，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赶集买回两头山羊。

两个孩子放羊的场地就在他们家南面的一片河滩地里。河滩地临近淮河，只长荒草，不长庄稼，是放羊的好地方。此外，这儿没有庄稼，没有菜地，羊还轻易不会惹是非。可这一天，两头山羊还是被这户人家的两个孩子狠狠地打了一顿。

羊惹祸了，村人也打它，打几下，骂几声，煞煞气，就算了。跟不会说话的哑畜较真什么呢？这户姓麴的人家不这样，正正规规地把两头山羊牵往村大路，捆绑在路边的两棵柳树上。不捆高，不捆低，羊脖梗上的缰绳搭树杈上，一捞一拴，羊的两条前腿吊起来，留两条后腿似着地非着地。两头山羊被这么一收拾，还没打一下就大呼小叫地像挨上了刀。这户人家当然不会拿刀真杀羊，做了两根鞭子，一根交给大儿子，一根交给小儿子。两个孩子，大的孩子负责抽打大的一只羊；小的孩子负责抽打小的一只羊。大的孩子一鞭子抽过去，大的一只羊“咩——”叫一声；小的孩子一鞭子抽打过去，小的一只羊“咩——”叫一声。

两个孩子气力弱，胆子也弱，打羊不敢看羊，也不敢看鞭子。鞭子抽过去，两眼紧闭，羊“咩——”声一叫，孩子的身子相跟着抖。羊的叫声像是羊回敬过来的鞭子，一鞭子一鞭子反过头来抽打在两个孩子自己的身上。

围观的村里人很多，有大人，有孩子。村孩子是看热闹，羊的叫声再凄惨也觉得悦耳。村大人看打羊就想弄明白打羊的道理。回答话的当然是姓麴人家的男人。这男人一直背着两手，笑眯眯地站一旁，不看打羊的孩子，也不看被打的山羊，说羊挨打是羊不好好吃草，却往堤坝北面跑，吃庄稼地里的庄稼，吃菜园地里的青菜。

村大人“噢——”一声明白理，说这两只山羊真该打。说庄稼地里的庄稼能随便吃吗？菜园地里的青菜能随便吃吗？

至于这两只山羊吃了哪个生产队地里的庄稼，吃了哪家菜地里的青菜，就不好多问了。更是无人深究这两只山羊被示众的原因。

大的孩子抽打一鞭子，大的一只羊“咩——”叫一声。

小的孩子抽打一鞭子，小的一只羊“咩——”叫一声。

村人渐渐失了兴致，散离去，说你们家的羊，爱打打去吧。

相隔没几天，这户人家的两只山羊又被捆绑在村大路旁边的两棵柳树上。两个孩子还是各自手持一根鞭子。大的孩子还是负责抽打大的一只羊；小的孩子还是负责抽打小的一只羊。这一次，两个孩子都把眼睛睁得开开的，不打羊的其他部位，专打羊的耳朵根。哑畜最怕的就是打耳朵根。耳朵根软，敏感，再有牙口的哑畜也吃不住。两个孩子一鞭一鞭抽过去，抽不准耳朵根，挪鞭子，一道鞭印撵着一道鞭印往耳朵根那儿跑。两只山羊的耳朵根遭鞭打，真是比遭刀喊叫得还凄惨。这两个孩子一鞭一鞭抽打羊，不看村里人，只看鞭子，看手里的鞭子抽没抽准山羊的耳朵根。

“咻——”大的孩子手里的鞭子抽过去。

“咩——”大的山羊叫出一长声。

“咻——”小的孩子手里的鞭子抽过去。

“咩——”小的山羊叫出一长声。

村里人想拦住两个孩子的鞭子，说羊的耳朵根不能打，一鞭子打准了，打狠了，羊想活也活不成。

这户姓麴人家的男人不让村人阻拦，说打死烱一锅羊肉汤，左邻右舍都能喝。又说这两只羊不这么打不会长记性，上一回是偷吃庄稼、青菜，这一回是抵人，专撵村里孩子抵，要是真把肚子豁开了，我能收下这个场？

这以后，三天两头，这两只山羊就被捆绑村大路旁边的柳树上抽打一顿。

村里人奇怪，这两只山羊怎么会犯下这么多不可饶恕的错误呢？

村里人转过眼再看这两个抽打羊的孩子，竟吓了村里人一大跳。两个孩子的两张幼稚的脸绷得铁紧，两眼血红血红的似能滴下血，手里的鞭子抽打羊抽打多了，下手也就准了、狠了，身子也不颤抖了。两个孩子抽打羊的一副恶狠狠的模样，像是这户姓麴人家喂养的两只狼。

村里大人心里一惊一抖，两条腿慌慌张张地逃离开。



村里人总算明白，这户姓鞠人家为何频频抽打这两只山羊了。

村里男人跟自家女人说，莫去姓鞠人家的菜园地拔白菜、萝卜了，就是走路，也离他们家菜园地远远的。

村里男人跟自家孩子说，莫去招惹姓鞠人家的两个孩子了，就是玩，也离两个孩子远远的。

村里的大人有眼光，能够预见远离着的、还没有发生的事。我们孩子短缺这副眼光，最先吃亏的是一个名叫拧脖梗的孩子。

拧脖梗是大队民兵营长的儿子，长得蠢头笨脑，般上般下的孩子没人能玩得过他。一方面是老子当大队民兵营长撑着腰，更主要的还是力气大，心狠手辣，一般的孩子犯手上，三拳两脚就被打趴下。拧脖梗是一窝村孩子的头。他说东，一窝村孩子不敢说西；他说打狗，一窝村孩子不敢打鸡。就是这么一个恶霸王却被这户姓鞠人家的两个孩子给治住了。

那年月，学校闹革命闹过了头，连课都闹停下不上了。村孩子庄台上玩够了，就去庄稼地里打对仗。村孩子分两派趴地两边的墒沟里，土坷垃做武器，砸过来，砸过去。哪边的孩子先挨着打、先哭嚎开，哪边的一派算是败。说开来，打对仗也没什么玩头。可总比什么都不玩有意思吧。这一天，这户姓鞠人家的两个孩子一起走过来，要跟我们一起打对仗玩。他俩可能打羊打累了，也可能觉得打羊没有一点意思了，才找我们玩。拧脖梗想都没想，一口回绝掉。

拧脖梗说，你俩还是拿鞭子抽打羊去吧。那多好玩呀，你一打，它一叫，爱打多久打多久。

兄弟俩听见回绝话，不离开，反倒一步一步欺近拧脖梗。

大葫芦说，我们兄弟俩就想跟你们一块打对仗。你收，还是不收？

拧脖梗霸道惯了，哪能容忍这态度，回绝得更坚决，说滚，滚，滚，滚远远的一边去，免得惹火我，抬手动脚打伤你们兄弟俩。

兄弟俩又欺近一步拧脖梗。

小葫芦说，我们兄弟俩先是打死了那只小山羊，后又打死了那只大山羊，你说我们玩什么？